

目 录

前 言

大革命回忆

- 回顾我在大革命时期 魏文伯 (1)
魏梦龄和他早期的革命活动 万先建 (5)
我在大革命前后 袁秉中 (13)
记风火山农民协会 李国翘 沈春山 (17)

抗日纪实

- 开辟冈西抗日根据地 易 鹏 (20)
陈少敏在涨渡湖 宋 超 李仲华
刘 川 周质澄 林培林 (24)
拦截日寇盐船 林伯平 (28)
冈西“红学”瓦解记 易新民 (31)
处决汉奸熊明成 黄继禄 (35)
日寇血洗林家大湾纪实 林更发 商世文 (38)
抗战初期冈北第一个学生党支部 左云鹏 (46)

人物春秋

- 湖北督军萧耀南 李懋东 (51)

杂记萧耀南.....	程定华	(63)
萧耀南庄园建造之经过.....	萧启华	(66)
萧耀南别传.....	沈煌秋	(70)
徐源泉其人.....	阳玄桦	(76)
徐源泉轶事.....	沈春山 余文祥	(84)
徐源泉的身后事.....	姚海东	(88)
万耀煌的曲折升沉.....	郑蜀琳	(90)
万耀煌宦途琐记.....	游 森	(95)
磨擦专家朱怀冰.....	马毓葵	(98)
记朱怀冰任黄冈县长的二三事.....	李 辰	(113)

交通史话

仓汉轮船局的创办、发展与消亡.....	曹子信	(117)
解放前的阳逻港.....	陶友生	(126)
阳靠公路的建与修.....	王汝兰 胡德志	(130)
阳逻邮局和我的邮差生涯.....	姜再权	(135)

实业剪影

李公堤与萧公闸.....	田凯国 金国清	(139)
新洲私营粮商种种.....	高伯樵	(144)
张楚善铁炭行.....	张庆言	(148)
陈少恒与陈中元药铺.....	陈正环	(151)

文苑丛谈

《黄冈农民》报始末.....	刘克理	(155)
问津书院今昔.....	萧绍何	(159)
我所知道的正源中学.....	林美谦	(162)
正源中学解放前夕.....	林育中	(172)

社会拾零

- 阳逻培心善堂兴废记……………陶幼安（175）
骂娘河恶俗……………施惠雨（179）

补 白

- 白枪会的覆灭……………刘益衡（19）
一场聚众械斗的悲惨结果……………许 扬（23）
一封感人的信……………程维新（27）
“爱乡爱路 建功勋过”……………余耀勋（45）
三个搜刮县长……………尤拔萃（134）
驱逐举西乡长曾惠东……………缪 英（171）

回 顾

我在大革命时期

魏 文 伯

我原名魏去非，生于1905年3月9日。家中原有沙地大约20余亩，请了一个长工，另外还在东乡每年收16担租。父亲农闲时出外经商，农忙时回家种地。

我在乡村读了十年私塾，课本是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等古书，受的是封建文化教育。这期间，我们湾里有两个人——魏燮南、魏伯勋在武汉住陆军小学校。他们放假回到我们学校讲袁世凯称帝，蔡锷率军讨袁……使我晓得许多新鲜事物。这两个人后来去保定住陆军军官学校，魏伯勋在校两年后就病死了。

我16岁时，到鄂城进寒溪中学附小就读，插班读了一年就毕业了。我因为国文成绩好，每次期考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就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因此，我有两年未读书。由于家庭经济日益衰落，故到解放后在土改时期划为中农成份。1924年下半年，我到武昌进私立国学馆学习。一些进步朋友劝我不要读这个国学馆，所以，只读了半年。

1925年春，我考进中华大学附中。不久，孙中山逝世，整个武汉开追悼大会。这前后，我了解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政治主张。

也就在这时，我读了党办的刊物，如《向导》，共青团办的《中国青年》，省委办的《武汉评论》，还读了恽代英翻译的讲阶级斗争的小册子，瞿秋白的《唯物史观》和蔡和森的《社会进

化史》等书。

1925年下半年，我进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我的同乡叶万鹤（他家在叶家湾，离我湾只有八里路），在武汉第一中学读书。他与陈潭秋是姑舅老表，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所以，混名叫“新文化”。他介绍我参加国民党，我说：

“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不参加国民党”。因为，共产党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叶万鹤说，要先进小学（国民党），再进中学（共青团CY），然后进大学（中国共产党CP）。

这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叶万鹤、陈卫东（启黄学校的文书，黄冈人，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和我，成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不久，共产党号召党团员到民间去。叶万鹤中学毕业了，约我到乡下搞农民运动。我们拥护并响应党的号召到群众中去。

经叶万鹤介绍，我已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初，我和叶万鹤一同回到了家乡。我们俩觉得力量太小了，就联系魏梦龄（其时他在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学习，回来度寒假）。阴历年时，叶万鹤到我湾来拜年，我们便商量办学校的事。因为没有桌凳，就去拜访刘家集（今之刘镇）的举人薛耀庭。雷家湾有些公家的桌椅，我们请薛耀庭出面说话弄来这些桌椅。魏梦龄捐献了二百元钱给学校作为办学经费。我卖了一块地，得钱一百二十串，作为自己的生活费。经过一番筹备，在刘家集帝主官创建了一所“平民小学”（收学生40人），晚上就办农民夜校。

叶万鹤病了四、五个月，由我一个人教书。1926年8月在我家成立了“中共黄冈特支”，叶万鹤任书记，还有我和魏梦龄，直属省委领导。这个党组织本来早就要成立的，因叶生病才拖延到8月。黄冈当时分东乡、西乡，县委在东乡，西乡就只有我们这一个党组织，就是现在的新洲。我们办学校、办夜校的同时，还组织了许多农民协会、青年促进会，还有左派国民党，半公开半秘密的活动。开会都是在夜晚，活动的地方上至殷家店，下至顾

家大湾。有五、六个点，基本点是魏家淌，顾家大湾也不错。反动政府在那里设了税卡，顾韵千和群众一起把税卡打掉了。

平民学校是反封建的学校，反对读五经四书。北洋军阀时期的县政府曾派人来巡视，发现这个学校教学搞得好，挂万国旗，有儿童读物，学生穿制服，整整齐齐，有礼貌，所以说这个学校是办得最好的学校。以后国民党的县政府还奖了六十串钱。

阳逻有个民团，团长陶子成很反动。他向吴佩孚告我们搞农民运动。魏梦龄做统一战线工作，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与士绅张伯清有关系，张伯清把陶子成告我们之事就告诉我们了。

北伐军出发后，七月间我们“特支”与黄冈县委的关系打通了，遂把关系转给黄冈县委领导。这时我就到黄冈县委学习班学习一个月。地点在回龙山陈策楼附近的一个祠堂里。魏梦龄在刘家集工作，叶万鹤病了也未去。学习完后，县委组织我们欢迎北伐军。北伐军打武昌打了一个月，我们还听到炮火轰轰的声音。武汉打开了，北伐军到了黄冈，到了鄂城。我们到鄂城欢迎北伐军李宗仁（部），庆祝胜利。

阴历九月，黄冈国民党县党部常委魏梦龄，共产党书记陈学渭，县共青团书记叶万鹤等派我到阳逻。我在阳逻发动店员、染匠、伙夫、挑水夫等手工业工人，成立了“阳逻总工会”，先与汉口，后与黄冈取得联系，同时与“阳逻商民协会”（老板们的组织）取得了联系。我们对“商民协会”是又斗争又联合。工会要求老板给工人加薪水，并要求加两倍以上。当时在下层受“左”的影响甚大。后谈判不成，工会就抓人，我们把“商民协会”的民团拿在自己手里，派了一个姓段的去当队长。最后，薪水还是按我们的要求加了。我们总工会成立了自卫队，有二十多条枪。当时我是工会秘书长，我的精力全部放在阳逻镇。未久，县委派来了特派员施心圃。他毕业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搞农运工作。

1927年初，成立了阳逻区委。县委派胡亮寅来当区委书记，我任区委组织部长兼共青团区委书记。区委还有个姓王的，东乡人，任宣传部长兼县立第四小学教员。袁秉中（共青团员）做儿童工作，带学生去打菩萨。双柳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土豪劣绅。工人、农民都动员起来了。我们区委只管阳逻、双柳。双柳因我们办过农民夜校，群众有基础。

我们在阳逻还办了个学校，“黄冈县立第四小学”，胡亮寅是校长，我是校监兼教员，每月各有二十元的薪水。1964年，我回阳逻还看见了当时的校舍。

1927年6月，胡亮寅因去黄冈有事未归，魏梦龄从武汉到阳逻传达上级三条指示，一条是能在本地隐蔽的人就留下工作，一条是在家站不住的人就到军队，还有一条就是去莫斯科学习。当时决定我去九江，把打土豪没收的一箩筐银元和四十支枪一起带去，经鄂城、九江去南昌参加暴动。我在阳逻、双柳的工作搞得很红，无法隐蔽，所以去南昌参加起义。

（沈春山整理）

编者注：此文原属革命回忆录《魏文伯自述——应中共新洲县委党史办公室之约》，成稿于1982年9月底。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魏梦龄和他的早期革命活动

万 先 建

魏梦龄（1898～1973），又名王伯萍，新洲县双柳魏家淌人，原黄冈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父亲是旧知识分子，早亡。母亲耕织，兄弟姊妹六人，梦龄居长。大革命失败后，母亲、岳父惨遭杀害，次子在流浪中冻饿而死。长子成人后投身革命，在太行山区同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魏梦龄晚年，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然而，他的一生，仅在大革命前后，就是一曲悲壮的传奇诗篇。

（一）

梦龄自幼聪颖，七岁读私塾，过目成诵。十七岁去汉口法国学堂，专习法语年余。年方弱冠，师事“耆古居士”的“圣人”，研读了五年桐城派古文。虽然受的是封建教育，但毕竟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他对“纵横捭合”的理论感到极大兴趣，曾企求当个舌辩家。后来长期从事统战和交际工作，并做出了成绩，当初的学习不无帮助。而父亲对他进行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和“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教育，也启迪和激励了他在革命道路上奋进，多贡献少索取。

魏梦龄自记事起，便涉足了人间种种不平。尤其使他愤懑的是，母亲处于受压迫、受凌辱的地位，因此，十分憎恨封建家庭。他抗祖训，不当小老板；抗包办婚姻，争婚姻自由；抗压迫，发誓要为母亲争一口气。他三次逃到汉口、北京，又亲眼看

到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横行，痛感国难家弊，内忧外患，日甚一日。他同当时一大批有血性的青年一样，多方接触各种思潮，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二十一岁时，爆发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桐城派古文研读不下去了。“圣人”的学生们，连“颜回”，“子路”也都另辟蹊径，而“圣人”自己也痛感“夫子之道”真正“不行”了，只好离家行医糊口。魏梦龄正在徬徨时，一场大病使他留在本地教了两年小学。这时，结交了两种朋友，一种是宣传新村运动、好人政治，以绰号“理学先生”为首；一种是宣传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绰号“新文化”的叶万鹤为首。后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与陈潭秋是姑舅老表，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对于这些思潮，开始分辨不清，什么都赞成。后来发生了“二七”惨案，辛亥革命以来一些新贵渐渐露出了马脚，已为舆论所不齿；无政府主义、新村运动、好人政治，都与国家主义派一起，成为批评的对象。魏梦龄的思想集中到共产主义上来，与“新文化”成了莫逆之交，。1924年他去北京，住进了高等警官学校。不久又经历了“善后会议”、“五卅”惨案等运动。事实进一步教育了他，终于心悦诚服的接受了共产主义。

(二)

1926年3月，在中共黄冈县委所在地陈策楼，魏梦龄由陈学渭、叶万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在叶万鹤的鼓励支持下，他虽远在北京读书，仍利用寒暑假，帮助家乡创办小学、阅览室和书报流通处。随后又半秘密地组织青年协进会、农民协会和国民党等组织。1926年初，他和叶万鹤、魏文伯在刘家集（今之刘镇）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校址设在帝主宫。没有校具，请前清举人薛耀庭帮助，弄来桌椅板凳；没有经费，他捐助200元。“平民小学”收学生四十人，由魏文伯执教，学习新

文化，晚上还办农民夜校。

入党以后，组织决定他不再去北京，留在本地作群众工作，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联系了很多，除大量的贫苦农民外，还有少数富家子弟，其中也有军阀官僚的子弟。他们多半是“桐城派”和在北京时的同学，起了麻痹反动势力、掩护革命活动的作用。这时，叶万鹤、魏梦龄、魏文伯等在阳逻，组建了国民党区党部。革命活动广泛地在阳逻、双柳一带开展起来。但是，军阀大地主的御用组织“同善社”，四出活动，寻衅闹事，甚至捣毁学校。正愁没有办法对付时，魏梦龄结识了“哥老会”的老么，此人虽有些帮会气，但也有正义感，拥护革命事业。经与叶万鹤商量，请这位老么当了校董，每天在学校门口坐两个钟头。“哥老会”在当地很有势力，因此，这个突如其来的保镖，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同善社”不敢再来捣乱了，后来连国民党的组织也可以公开活动。

1926年8月，在魏家淌魏文伯家里，由叶万鹤、魏梦龄、魏文伯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冈特支”，直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后来由于北伐军节节胜利，武汉形势紧张，与湖北省委的联系困难，经过协商，“黄冈特支”的关系转到黄冈县委。在黄冈县委领导下，为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昌，做了很多工作。

北伐军包围武昌时，吴佩孚的溃兵如潮如蚁，叶开鑫的3只兵船，逃到双柳一线，江岸上驻满了溃兵。一天，根据上级的紧急会议精神，魏梦龄与不离左右的老么，各背一捆农民协会的旗帜和文件、标语，去完成两个紧急任务：一个是给北伐军送信，要在当天半夜前送到；一个是配合地方，捣毁吴佩孚的后方机关。刚走到鹅公颈路口，就碰到一伙溃兵，左右都是水，无路可绕，很是危急。但他们机警地闪进一个小村隐蔽起来，商量好了对策，由老么去实施。约一顿饭功夫，听见一阵阵哦呵声与锣鼓声，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溃兵如惊弓之鸟，急忙奔向兵船，仓

惶逃窜。老么缴获了两枝枪，到小村与魏梦龄会齐上路，顺利地完成了两个任务。

在迎接北伐军前后，来往于魏家淌的革命党人络绎不绝。魏梦龄倾囊相待，想方设法给以帮助，被人们称为“孟尝君”。后来连给妹妹的嫁妆、家里的鸡蛋，都拿去变卖了做活动费。

北伐军第七军进入黄冈后，中共黄冈县委、国民党黄冈县党部等组织，由陈策楼迁到了黄州。魏梦龄调回县里，任县委民运部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农民自卫军常委、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以及工农妇协委员等职。在成立国民党黄冈县政府时，鉴于他的工作和组织才能，拟推举他为县长，他却坚决拒绝，后来另荐了一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当了县长。魏梦龄的工作担子繁重，也搞得很出色。他对手工业工人提高待遇，农民清算豪绅地主，儿童团打菩萨，以及妇女要求平等自由权利的斗争，都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其活动。魏梦龄的伯父也是地主，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后，却还想要威风，农协准备整治一下。他伯父听到风声，慌忙找梦龄母亲说情，被顶了回去后，又带着几个亲戚进县城找魏梦龄，有个亲戚一去便被农协扣押。他伯父夹在群众中窥视，见侄子正在审判土豪劣绅，心中更害怕了。魏梦龄要他伯父回去向农民赔罪，多捐助钱粮给农协。他伯父只得照办。

当时有些人对于革命运动很不理解，有的甚至加以歪曲。他便积极与之辩论。有次，县教育局委员到魏梦龄家乡，制止那里的泥巴馆。塾师则以孙中山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由，难住了教育委员。于是教育委员把魏梦龄搬去讲道理。他带了一捆书送给塾师，塾师随便翻了几下说：“都看过了，还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就是共产啰！”塾师把书中的一些词句与孔子的一些话穿凿在一起。他听了很生气，斥责塾师故意曲解，同时心里也暗自琢磨，要把这些道理弄清楚。经过辩论，塾

师有了很大转变，塾师的弟子有些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但是，反动分子对大革命运动则是极端仇恨的，他们恶意造谣中伤，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武汉妇女协会裸体游行”，还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群众说：“你们都是替魏家淌抬轿子的”，等等。对此，县党部坚决加以揭露和批判，陈潭秋同志还亲自布置，强调要在组织内部加强铁的纪律，不要被敌人的造谣破坏所瓦解。

在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的同时，他还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26年12月26日，英帝“亚细亚”油轮，在团风马驿一线撞沉我华商轮“神电号”，淹毙三百余人；1927年1月3日，英帝水兵在汉口登陆，又杀死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演讲员，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魏梦龄在党组织领导下，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于1月13日发表了“声讨英帝屠杀我同胞”的通电。通电措辞强烈：“本县四千党员，愤激万分，一致主张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权，收回内河航行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通电还呼吁工农商学各界，“一致讨英，扑杀此獠。”同时，积极组织各地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在阳逻区就召开了两万人的反英大会。接着，他去省里参与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在省里，他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党部候补委员。

(三)

“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接踵而至的是夏斗寅倒戈，黄冈的反动势力也蠢蠢而动，有的区党部、农协被砸，农运干部被杀害。特别是军阀萧耀南的余孽，在仓埠、阳逻一带活动猖獗。面对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他在国民党黄冈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省特派员和县党部常委身份向代表们呼吁：“在时局严重期间，每个革命党员，要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明了国际间的变化，确定革命途径，去参加实际工作。”代表大会后不久，夏斗寅叛军在黄(冈)

浠（水）边境一带骚扰抢劫后，把矛头直指鄂东重镇黄州。这时形势紧张，鄂东驻军都已抽调北上，县党部和县政府只得调集农民自卫军死守待援。叛军围城一个月，他同县党部、县政府负责同志一道，日不离鞍、夜不解甲守卫在城上。省电告“业已飞调叶挺来援”。这份电报，实际上是告诉黄冈没有救兵。但县党部趁此机会唱起了“空城计”。他们四处张贴“欢迎铁军”的标语，组织慰劳铁军，还在黑夜动员妇女上城弹琴唱歌，这样把城内的反革命内应吓住了。一天黑夜，他拉着县长冒险出城，深入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了解到叛军缺乏斗志，兵力荏弱等情况，及时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大大稳定了人心。经过一里一外的活动，扰乱了敌人，夏斗寅果然窜到浠水去了。魏梦龄由于守城有功，在后来处理所谓“青苗案”中，保住了脑袋。

所谓“青苗案”是汪精卫在叛变前夕，借口农民挖了地主烟苗，在报纸上大骂鄂东“农运过火”，勒令解散黄冈县党部、县农协，指名要魏梦龄、陈防武到省投案，并准备杀害他们。这是汪精卫阴谋搞“宁汉合流”的一个重要讯号。黄冈县的反动势力闻讯大喜若狂，肆意进行攻击，军阀余孽把“中央训令”印制数万份，四处张贴、散发。然而，在党内，由于右倾投降主义占了上风，也要魏梦龄去国民政府投案自首。幸好湖北省委态度坚决，张太雷、董必武、李立三、陈荫林等省委负责同志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决定魏梦龄不去“投案”，由省委出面“向汪主席疏通”，获准“守城有功，免于追究”，这才平息了一场人为风波。

（四）

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和鄂东。

“7.15”前夕，魏梦龄奉省委指示，回黄冈作应变安排，组织全县党员、自卫军，带着枪枝及一大批现洋、现金，随贺龙部

队去南昌。他最后赶到九江，等待和策应省委撤退人员过境。8月1日，他正要乘火车赴南昌，由于起义枪声打响了，铁路不通。省委贺昌同志要他和陈卫东仍回湖北。在九江上船时，意外发现船上有黄冈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立即改乘下水轮去上海，绕道回武汉找党组织。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号召各地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冬至1928年春，魏梦龄在鄂东和鄂南，连续参加和组织了三次武装暴动。

第一次是1927年冬。魏梦龄在汉口做了一段发动人力车夫的工作后，组织确定他回黄冈，参加由罗四维（化名邱春生）、陈卫东领导的鄂东回龙山万人大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

第二次是1927年阴历年前后，他调阳逻任区委书记。一回到家乡，母亲和乡亲们向他哭诉了反动派对革命群众的种种迫害，如罚款、拆房子、“吊起来”、甚至“挖心”、“割奶”、“点天灯”等等。群众的这些悲惨遭遇，如火上浇油地燃烧着他的心，大家都望着他，希望他拿主意为农民报仇雪恨。此时，魏梦龄别无其它选择，党的起义号召又激励着他，于是决定在家乡一带，组织冈西暴动。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是进行宣传发动，办油印小报、写布告、标语、传单。这时，魏梦龄依靠了两种人：一是儿童团团员，他们来来往往，不为敌人注意，送文件、发通知、散传单、贴标语，小兄弟们都热心去干；二是坚决要求参加革命的游民，他们积极性高，情况熟悉，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接着派人去武汉联系，弄回一批枪枝弹药，省里也来人配合行动。正月十四天刚黑，在小魏家淌堤外，召开了动员会。根据侦察到的情况，确定了行动路线，宣布了六条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暴动的主要任务是处决恶霸地主叶协臣。暴动人员手持短枪、大刀、长矛、棍子、竹竿等武器出发，经顾家大湾到叶家洲，奔向周施湾叶协臣家，由于行动仓促，缺乏经验，叶协臣躲在楼上棉

花篓里，没有搜查到，只杀了其他几个人。当晚，叶协臣逃到汉口，引来国民党保安团清乡队，肆意杀戮，血洗魏家淌，他的母亲被当场打死在水塘里。只要与魏梦龄有一点社会关系的人，连其中的反革命也不放过。并放火烧了这个60多户的湾子。连日来，七十里双柳地，烟火弥天。悬赏缉拿暴动人员的传单、布告到处都是。从这时起，魏家淌叫“匪村”，双柳地叫“匪区”。几个农民把魏梦龄藏在一只粪船上，半夜送到了汉口。

第三次，是1928年3、4月间，长江局贺昌同志派魏梦龄去鄂南豹子蟹，在那里担任区委书记，限期组织武装暴动。行动前贺昌又加派武昌市委书记魏人俊带去五个同志，加强组织领导工作。暴动时，袭击了那里的公安局，但被反动民团包围，参加暴动的人员只得分散突围。他扮做香客，在白虎山隐蔽了几天，然后潜回武汉。

三次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鄂东到处设卡，并登报缉拿魏梦龄。此时，武汉的党组织也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党的骨干被捕被杀。他怀着满腔怒火，离开武汉，经九江、安庆到上海，绕道天津至北京，艰苦跋涉11个月，才找到党的组织，重新踏上革命征途。

资料来源：魏梦龄的《红线传》

武大《黄冈史料》

汉口《民国日报》

我在大革命前后

袁秉中

武汉求学

1925年，我在武昌楚材中学读书，因数学成绩不好，去找我的同乡同学、当时在中华大学附中就读的魏文伯补习功课，魏又有意识地介绍启黄中学学生陈防武给我辅导。通过魏文伯、陈防武我认识了陈潭秋、恽代英、肖楚女等著名青年革命家。

当时，我还是个知识和阅历很浅的中学生，对于他们在一起谈论的革命道理感到很新鲜，产生好奇心。在魏文伯帮助下，我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对革命开始有了认识。

有一次，魏文伯通知我到商业专科学校开会。这时，北伐军已克韶关、逼近两湖。魏文伯在会上传达说：“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党号召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迎接北伐军。”会后，魏文伯把一些油印小册子给我看。下半年，他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对我说：“入了团就有了组织，有了组织就有力量”。

我的家庭比较贫寒。但是，我们湾里富户很多，我亲眼目睹他们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因此，经过启发，对革命便有了要求。这是我当时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从此我就积极参与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

北伐军打过汀泗桥以后，武汉形势非常紧张，军阀妄图负隅顽抗。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立即回阳逻。临走前，负责人周育林把我找去让我化了装，穿了一套很讲究的衣服，还交给我一只皮

箱。任务是把皮箱安全送到阳逻，阳逻码头会有人前来接应。最后他问我如何通过汉阳门？因为这时已经实施戒严，对进出人员一律严格盘查。我说，有个小学校长叫陈秉文，他在市公安局有熟人。在陈秉文的掩护下，我顺利地出了汉阳门，叫了一只小划子顺水东下直驶阳逻。后来听说，我出城的当日下午就关闭封锁了城门，禁止出入了。

阳 逻 风 云

船到阳逻，果然有人来接我，并且是我的同学周琴育。他对我说，有两个人在他家等我。于是一同到他家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会着了胡亮寅、王子俊两同志。胡问我：“你叫火伢吗？”我点头称是。他又问了我途中的情况。因为我家在阳逻附近，他叫我在家里等着，有事派人找我。

后来周琴育告诉我，我从武昌带回的皮箱内有好多画报和油印刊物，还有一封中共湖北省委给黄冈县委的信，信上说将冈西特支的组织关系转到黄冈县委。

1926年冬，宝盖寺、锦屏山一带有个读书会，负责人是魏梦龄、万沧浪，还有我的堂兄袁光侠。他们在金台岗、仓子埠、阳逻等地组织农民打土豪劣绅。有一次在金台岗财神庙召开会议，突然一群人冲进会场，殴打与会人员，幸亏魏梦龄的岳父赶来营救，才免遭毒手。事后才弄清是当地一个大地主蒙蔽一些农民，利用宗族矛盾挑起的祸端。

这次受挫折后，组织指派我和周琴育到金台岗教书。因为，我们手持当时黄冈县长陈鸿久的委任状，当地土豪劣绅不敢明目张胆地向我们挑衅。我们扎下根后，组织了一个叫周俊山的农民。此人有革命要求，人虽穷但性格倔强。经过一番筹划，由他出面串连三个乡的农民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便挂出了“锦屏农协会”的牌子，周俊山为农协主席。农协成立那天，